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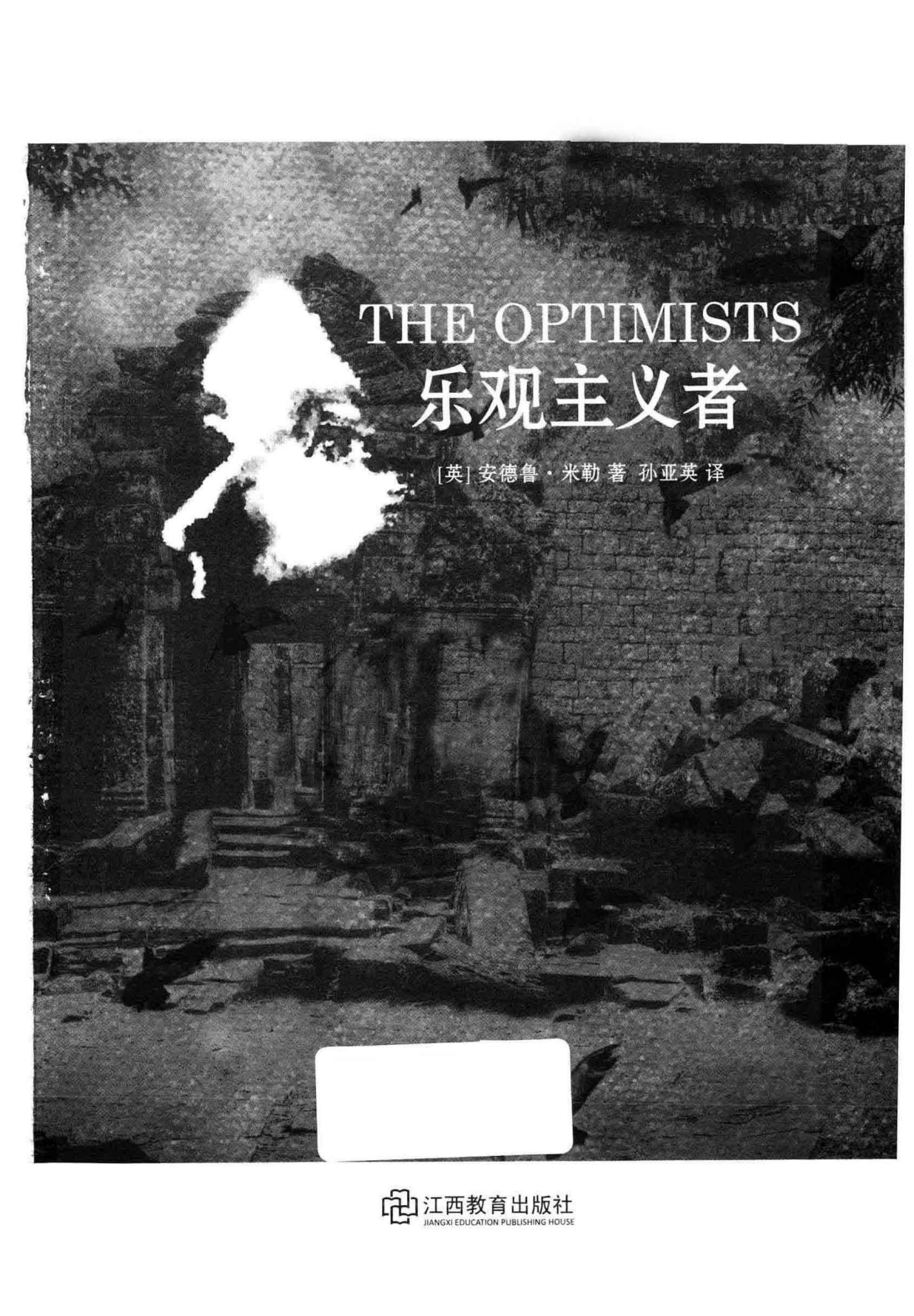
一段真相，并非沉重到无法去面对，不能承受的是生命之轻。

THE OPTIMISTS 乐观主义者

[英] 安德鲁·米勒 著
孙亚英 译



江西教育出版社
JIANGX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THE OPTIMISTS 乐观主义者

[英] 安德鲁·米勒 著 孙亚英 译



江西教育出版社
JIANGX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14-2013-139号

The Optimists

Copyright © Andrew Miller 2005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2, by Shanghai Widea
Culture and Arts Company,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乐观主义者 / (英) 米勒著 ; 孙亚英译. -- 南昌 :

江西教育出版社, 2013.11

书名原文: The optimists

ISBN 978-7-5392-6893-4

I. ①乐… II. ①米… ②孙… III. ①长篇小说—英
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35325号

出品人：傅伟中

总策划：熊侃 闫青华

责任编辑：洪晓梅

封面设计：黄佳菁

乐观主义者

[英]安德鲁·米勒 著 孙亚英 译

江西教育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江西省南昌市抚河北路291号 邮编：330008

江西华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字数 200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9.75

2013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92-6893-4

定价：24.00元

赣版登字-02-2013-104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献给麦姆娜·曼莎拉^①

① 一个多次在西方媒体照片中出现过的3岁非洲女孩，她在塞拉利昂革命联合阵线发动的战争中失去了右臂。



万墨轩图书官方微信

读者回函表

姓名：_____ 性别：_____ 年龄：_____ 职业：_____ 教育程度：_____

邮寄地址：_____ 邮编：_____

E-mail：_____ 电话：_____

您所购买的书籍名称：《乐观主义者》

您是如何得知一本新书的呢（多选）：☐别人介绍 ☐逛书店偶然看到 ☐网络信息

☐杂志与报纸新闻 ☐广播节目 ☐电视节目 ☐其他：_____

您喜欢到哪里买书（多选）：☐书店 ☐网上书店 ☐图书馆借阅 ☐超市/便利店

☐朋友借阅 ☐找电子版 ☐其他 _____

购买新书时您会注意以下哪些地方？

☐封面设计 ☐书名 ☐出版社 ☐封面、封底文字 ☐腰封（就是书外面缠的腰带）文字

☐前言后记 ☐目录 ☐名家推荐

您对本书的评价：

书名：☐满意 ☐一般 ☐不满意 故事情节：☐满意 ☐一般 ☐不满意

翻译：☐满意 ☐一般 ☐不满意 封面设计：☐满意 ☐一般 ☐不满意

内页设计：☐满意 ☐一般 ☐不满意 印刷质量：☐满意 ☐一般 ☐不满意

价格：☐便宜 ☐正好 ☐贵了 整体感觉：☐满意 ☐一般 ☐不满意

您喜欢的书籍类型：

☐文学 ☐青春 ☐情感 ☐商业 ☐历史 ☐军事 ☐旅游 ☐艺术 ☐科学 ☐推理

☐惊悚 ☐传记 ☐生活、励志 ☐教育、心理 ☐其他 _____

请列出3本您最近想买的书：_____、_____、_____

请您提宝贵建议：_____

★感谢您购买我们出版的书籍。请将读者回函表填好后，邮寄到“上海市浦东新区锦绣路2150号万源商务楼3楼（邮编200127）”，或将此表扫描、拍照后发电子邮件至wipub_sh@126.com，您将定期收到我们的新书资讯，祝您阅读愉快！

特别启事：图书翻译者征集

为进一步提高本公司引进版图书的译文质量，也为翻译爱好者搭建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现面向全国诚邀征外文书籍的翻译者。如果您对此感兴趣，也具备翻译外文书籍的能力，就请赶快联系我们吧！

您是否有过图书翻译的经验：☐有（译作举例：_____）☐没有

您擅长的语种：☐英语 ☐法语 ☐日语 ☐德语 ☐韩语 ☐西班牙语 ☐其他 _____

您希望翻译的书籍类型：☐文学 ☐生活 ☐心理 ☐其他 _____

★请将您的简历邮寄到“上海市浦东新区锦绣路2150号万源商务楼3楼（邮编200127）”，或发电子邮件至wipub_sh@126.com，简历中请特别注明您的外语水平、翻译经验。经考察适宜者，将有机会成为我们的译者。期待您的参与！

200127

请贴
邮票

上海市浦东新区锦绣路2150号万源商务楼3楼

上海万墨轩图书有限公司（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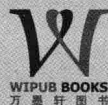
寄信人：_____



请沿虚线对折后寄出，谢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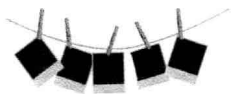
文学 · 心理 · 经管 · 时尚

艺术影响生活，文化改变人生



Email: wipub_sh@126.com

第一部分



这与我曾经报道过的其他事件截然不同，并在不同程度上改变了每一个人，不仅是绝大多数幸存者，而且也包括医生、救援人员、牧师、记者。我们对人性的某些了解，会令我们的未来陷入噩梦，久久难以自拔。这和我在南非或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省或北爱尔兰曾目睹过的死亡不一样。之前，我对自己将要见证的杀戮规模毫无思想准备。

——费尔干·凯恩，《血的季节：卢旺达之旅》

1

N 教堂大屠杀发生后，克莱姆·格拉斯飞回了伦敦。他把靴子和旅行箱中的衣物一股脑儿扔进一只黑色的垃圾袋里，提到一楼，丢进庭园里的一个垃圾箱，回到家中，死命地搓洗双手。第二天早晨，他听到沿街收垃圾的清洁工的叫喊声。后来，朝外看时，发现一溜空垃圾桶整齐地靠栏杆排放着。他躺在地板上，瞅着光影在天花板上移动，似乎在两种想法之间迷失了方向。整个白天就这样过去了，晚上就这样过去了，整整一个星期就这样过去了。他都开始有点数不清日子了。

正值五月，天气虽说尚在暮春，但已是夏日气象。街道两旁的树木枝繁叶茂，满眼浓绿，纤尘不染。到了傍晚时分，车流缓缓前移，紧闭的车窗内，音乐声震耳欲聋。孩子们放学了，有的在大街上大声争论着什么，有的对着墙踢皮球，有的唱着祖母哼过的儿歌：“苹果树阴下，男友与我说悄悄话……”

隔壁房子里住着几个吸毒的人，经常开着便携式收音机，在凌晨时分发出鬼哭狼嚎般的声音，如同快要被拽进地狱一般。偶尔，他们也会向窗外掷出东西。克莱姆回家两周后，隔壁楼上一扇窗户里抛下了一只

十升装油漆桶，桶身被摔裂了，人行道上、阴沟里大约有两平方米的地方都铺上了紫色的油漆，厚度有两三厘米。在阳光的照射下，油漆的表面结上了一层硬痂，但底下依然是湿的。很快，人行道上出现了紫色的脚印，逐渐变浅，甚至还出现了一串串紫色的狗脚印，绕电线杆一圈后，朝着哈罗路的方向逐渐消失了。

那些吸毒的人闹得可欢了。他们聚在家门口的台阶上，哈哈大笑，挥动着手里的瓶子，如同凯旋的叛军。一星期后，他们又抛出了一桶橙色的油漆，留下了一摊偌大的碎蛋黄。

克莱姆的杜马克相机包就靠门口放着，里头有尼康相机、徕卡相机、数据线、闪光灯、镜头，还有二三十卷胶卷。看着紫色人行道上的煎蛋黄，他琢磨着如何捕捉这一画面。这一反应，无它，完全是下意识的，属于职业习惯。相机暂时就搁在包里吧，等有了精力再决定如何处置。隐隐地，克莱姆似乎看到自己将相机送回金斯利的店里变卖。徕卡相机会值很大一笔钱，他的老伙计尼康相机也还值些钱，大概能抵一个月的租金吧。

月底的一个午后，那些吸毒的家伙被驱逐出去了。先是开来了两辆警车，接着市议会的工作人员也赶来了，还带来了钢栅栏，开始将那栋房屋封锁起来。他们在木门上包上铁皮，窗户围上了钢条。在屋前的栏杆边，他们留下了一小堆个人物品——一只睡袋、一个电吹风、几枝塑料花和一根拐杖。那些吸毒者，尤其是其中几个女的，大吼大叫，还挥舞着拳头。克莱姆从二楼的窗口瞧着，对这些人所表现出来的激情不由得感到佩服。他寻思着，他们是否明白这种激情毫无意义，或许，这种

毫无意义才正是其激情的根源。一切准备停当，市议会的工作人员离开了，警察也爬上了警车。那些遭到驱逐的吸毒者还在狂乱地挥舞着拳头，但终于三三两两地，前往教区各大收容所，以及外卖酒店。一些当地人站在外面，时有笑声响起。

傍晚时分，克莱姆下楼来到大街上，格罗夫此时近乎死寂。他瞥了那所房子一眼，然后蹲下身子，手指滑过残留的油漆。现在油漆的表面摸上去有点像指甲油，滑溜溜、硬邦邦的，稍稍有点起伏，但几近平坦了。接着，在油膜的边缘，在油漆与浅灰色铺路石的交接处，他发现了一张稍显模糊却又十分精致的树叶轮廓。借着打火机火苗发出的光亮，克莱姆发现，那儿还有别的树叶，散布在周围。枯叶精致的叶脉半遮半掩着，像躲在餐巾纸下的画面。克莱姆很想知道这些影像是如何在这儿留存下来的，如何经受住去年的秋雨、去年的秋日阳光、成千上万行人步伐的重量、腐败物质散发出的能量，还有石头的微量吸收的。克莱姆研究着，直到打火机烫得没法再使用了。他想起了福克斯·塔尔博特那张用纸基负片法拍摄的树叶，一张举世惊叹的照片：纸基负片法一词本身源自希腊语“美”一词。克莱姆双膝着地。在他前面，那幢钢条围着的房屋在路灯下熠熠生辉。克莱姆低下头。现在会发生点什么事儿吗？是可以撒手不管的事儿吗？这就跟盼望得一场小病差不多。他咬了咬牙，摸了摸干涩的双眼。在他身后，在两辆停靠着的小汽车之间，有两个小孩子在偷偷地瞅着他，并开始咯咯地笑了起来。克莱姆费力地站起身来，上楼，回到公寓，又一次在起居室的毯子上躺了下来。

夜幕降临后不久，书桌上的电话响起，铃声响过五次后，答录机接起了电话。克莱姆录下的提示说他出国了。电话机嘟了两声。对方停顿了一下，其间，克莱姆仿佛听到了海鸟的叫声，随后是他父亲的声音：“是我。你回家后给我打个电话好吗？”再次停顿了一下，接着是“谢谢”。

2

身穿 T 恤和牛仔裤，脚蹬一双旧皮鞋，克莱姆几乎整天都在外面游荡。去哪儿并不重要。向左拐，就到了富人居住区；向右则是铁路桥、运河、市政大楼和超市。在铁路桥绿色的梁架下，铁轨就像防火隔离带似的穿过城市的中心。在没有火车经过的时候，这里静得出奇。铁轨两旁的行道树尚小，路基里顽强钻出的灌木上盛开着艳丽的花朵，有些还将枝叶延伸至道砟上。经常，一低头就可以看到六七只蝴蝶如同废纸片一般在铁轨上方飞舞。

克莱姆尽量不去看运河，水太静，太黑了——他怕看到里边可能出现的東西。里边不需要太多东西，一只皱巴巴的塑料袋看上去就像人脸，一小段浮木就足以被误认为是一只手。

他随遇而安，走到哪儿，就在那儿附近找个地方吃点东西：格罗夫附近的葡萄牙小饭馆、诺丁山的土耳其餐馆、戈尔邦路上的北非风味餐厅。他吃东西、付钱，除了与服务員打交道外，概不言语。

每天下午，他都去书报亭浏览各大报刊的头版头条。在以前，他就是如此称呼自己在 N 教堂事件以前的生活的。“在以前”，他每天看两份

报纸，有时候看三份，十分珍惜那种了解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一切，那种任何事情都是可以知晓的掌控感。回来之后，他不再像过去那样对新闻深信不疑，倒不是他认为新闻都是编造的（不过与记者打交道了那么久，他知道编造也并不鲜见），而是因为他们所描述的世界与他所认知的世界不再一致，他觉得这个世界根本就毫无理性可言。他现在只想看看有没有关于非洲的报道，有没有关于杀戮的后续报道，有没有对其结果的报道。如果有相关的新闻，他就扫上一眼，看看有没有提到那位省长先生。但是，每一次都无功而返。不过，他并不太失望，相反，倒好像还松了口气。对于西尔维斯特·鲁莘达纳，他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远远还没做好心理准备。

克莱姆成了大白天去电影院看电影的人群中的一员。他喜欢的电影得有几首插曲和无关紧要的结局。牧人丛的电影院里正在放映《蒂凡尼的早餐》，他进去看了，坐在一群退休老人和失业者之间，感到很满意。直到赫本拨动吉他，用其青涩而又动人的声音唱起《月亮河》时，他踉跄地站起身来，同睡眼朦胧的领票员擦身而过。匆匆回到家中，连自己都惊呆了。在诺丁山的桂冠电影院，运气还不错，在放一部关于美国高中生的喜剧片，有点像《快乐时光》的续集。接连三个下午，他看了三遍。电影没有任何值得称道之处，没有什么值得借鉴或赞扬之处。每次看完，就像倒掉盘子上的肉骨头一样，一出电影院的弹簧门，电影情节便从他头脑中消失殆尽，他只记得在里边坐了九十分钟，在那九十分钟里，自己是安全的。

如果天气晴朗的话，他有时候会去公园，坐在草地上打个盹儿，或者坐在长椅上有一搭没一搭地看女孩子晒黑的美腿，看年轻的保姆——一般是斯堪的那维亚人或者菲律宾人——与有钱人家的孩子一同嬉戏。这种无欲无求的状态已经持续几周了，他对此有点不知所措。他看到了一些女人，也许是因为在年老昏聩的时候看到她们的，欲望已然熄灭，只剩下一丝温热的余烬。是不是上了年纪的男人都这样？不过，在他这个年龄无欲无求地生活（一月份他才刚满四十岁），倒有点像他在十多岁的时候反复做过的一个梦。在梦境里，他既不属于生者，但又并没有完全死去，只是在慢慢地凋零，每时每刻都在缓缓地消逝，渐渐地被尘世的声音所掩盖，活像在空气中窒息。当然，现在是另一种症状，并非他所预料的那种症状。是不是到了该寻求帮助的时候了？是不是得找人谈谈？他甚至都没有给弗兰克·西尔弗曼打过电话呢，虽然他们在前往空军基地的路上那疾驶的出租车后座上各自写下了家中的电话号码。西尔弗曼年长些，也更富有经验，和克莱曼不一样，更坚强，所经历过的大屠杀不知凡几，本身就亲历过黎巴嫩大屠杀，对混乱、人性的残暴并不陌生。早在他俩前往教堂的那一晚之前，他所表现出的那种愤世嫉俗，即使对记者来说，都是罕见的。

西尔弗曼有老婆，是名作家，叫雪莉－安。据西尔弗曼称，雪莉－安小说的内容都和孤独的女人有关，书都是论集装箱卖的。在贝尔维尔酒店的酒吧里，在与克莱姆、尼莫上校以及联合国难民署的两名埃及人同桌喝酒时，西尔弗曼吹嘘说，她的整个职业生涯就是在指责他满世界

游荡，玩弄女人。如果克莱姆需要她的帮助，她会帮助他吗？她会愿意帮助他吗？撇开西尔弗曼的说辞，他们的婚姻似乎还不错，虽然有些正常的摩擦损耗，但却是克莱姆·格拉斯难以为自己提供的那种庇护。他对自己的渴望感到有点厌恶。他渴望有一双手温柔地抚平他那些裸露的伤口，打消他那些危险的念头。他已经越来越不了解自己了。每当街灯亮起，脏兮兮的大楼间有黄橙色的空气舞动之时，他都会挣扎着想让自己重整旗鼓，但内心深知，这永远也不可能办到。

3

“你好！雪莉－安和西尔弗曼现在无法接听电话。请留下您的姓名与电话号码，我们将尽快与您联系。”接着是四秒钟长的“加拿大，哦，加拿大”和声，这是西尔弗曼的小把戏，然后是录音开始的提示音。克莱姆放下了听筒。那位妻子的声音听上去很年轻，留言信息似乎是在她正做着什么有意思的事情时匆忙录下的。克莱姆觉得她听上去一点都不孤独，一点怨怼都没有。

一个小时后，克莱姆再次拨通电话。“你好！雪莉－安和西尔弗曼现在无法接听电话……”